

黄河涛声入梦来

段邦芹

第一次在徐州见到故黄河是上世纪80年代,当时还是懵懂学生的我,曾在岸边短暂逗留。

彼时,故黄河两岸土坡裸露、杂草疯长,沿河倾倒的垃圾在水边堆成小丘,塑料袋挂在枯瘦的树枝上,像一面面破败的旗帜。河水浑浊灰黄,风过时翻起的不是波浪,而是带着土腥味的涟漪。站在临时落脚的旅馆窗边凝望着它,心里疑惑不解:“眼前的‘黄河’,怎么和书本里读到的‘黄河’相去甚远呢?”

“缘分”真是难以预料,当年的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,20年后会再次和故黄河相遇,并日夜相伴。新千年时因工作变动,我们举家搬来徐州定居,住处恰在故黄河北岸,与苏轼的黄楼隔河相望。推开窗户的刹那,竟有些许恍惚——眼前的故黄河清亮,粼粼波光漫过窗棂,扑面而来的风里带着水的湿润和丝丝缕缕的花香。清晨,河面

常常笼罩着薄纱般的轻雾,黄楼的飞檐在薄雾中若隐若现;入夜,两岸的灯光映在水里,碎成一河摇晃的星星,耳畔竟若隐若现地传来了阵阵涛声,轻柔得像人在呢喃细语。

人到中年,一早一晚沿着故黄河散步成了我的习惯。脚下的步道是平整的青石板,岸边柳树的枝条像少女的长发,垂到水面。风大时,河水会泛起层层叠叠的波浪,像被揉皱的绿绸。浪花拍在岸边石阶上,发出“哗啦、哗啦”的声响,比任何音乐都动听。

傍晚时分,我最爱站在庆云桥上看夕阳。落日将河面染成一片金色,每一道波纹都跳动着橘红的光,从桥底一直铺向远方,仿佛天地间铺开了一条通往远古的金毯。西边的晚霞从绯红到橙紫,渐次晕染,与河面的碎金交相辉映。晚风拂过,带着水汽的微凉,混着岸边的花香,让人通体舒畅。桥上的喧嚣仿佛被河水滤过,只剩下涛声

与晚风的絮语,那一刻,尘世的烦扰都随流水远去,心也跟着沉静下来。

桥头的牌楼在暮色中凸显出古朴的轮廓,“大河前横”的匾额透着道劲的力量,仿佛是历史的印章,盖在这片流淌千年的土地上。

我爱在黄楼下驻足,抬眼望楼檐上的“黄楼”匾额,恍惚间似乎能听见千年前的喧嚣——苏轼站在城墙上指挥抗洪,浊浪拍打着城墙……待水退宴客,诗声与涛声相和,墨香里是与自然相搏后的从容。

邻居王大姐常常陪我在河畔徜徉,她是土生土长的徐州人。她曾指着镇河铁牛对我说:“你看这铁牛,多少辈人靠它镇水,其实真正镇住河的,是咱徐州人一代代清淤、护岸的劲。”她小时候,河边还堆着垃圾,后来工人们清杂土、铺草皮、栽树苗,打捞船一遍遍划过水面……“现在多好,这铁牛,终于能看着清水长流了。”

夜深人静,我躺在床上,涛声仿佛还在耳畔回响。它不像海浪那样壮阔,也不像溪水那样细碎,就那样不疾不徐地响着,像母亲哼唱的摇篮曲伴我入梦。梦里我常回到河边:春日里新柳抽芽,涛声带着青涩;夏日里花草拔节,涛声里带着生命的力量;秋日里落叶飘零,随着涛声飘向远方;冬日薄冰下,涛声藏着春天的消息。有时王大姐的声音也会入梦,她说:“你现在也是徐州人了,这河把你当着自己人呢。”

是啊,我早已是徐州居民,故黄河于我是流淌在家门口的魂。它流过苏轼的诗行,流过王大姐的童年,也流进我成为“徐州人”的岁月里。它用沉默的变迁讲述着生态故事,用日夜不息的涛声,把家园的安宁与生机,轻轻送入每一个安稳的梦境。

这涛声里,有千年前的风骨,有新时代的生机,更有我与这座城、这条河,再也分不开的牵挂。

岁始三味

包新宇

新年的头几日,天气很好,我在书桌前无端地生出些念头来。

倒不是什么宏大的新年誓愿,我年纪渐长,觉得把日子过出些滋味,比达成什么目标更要紧。像汪曾祺先生说的,“日日有小暖,至味在人间”。我想做的,也无非是几件能让心里“小暖”起来的事。

头一件是想学学文人写意画。工具是现成的,去年友人赠了一刀生宣、几支羊毫,一直收在柜子里。颜料也不必复杂,赭石、花青、藤黄、胭脂,有了这四样,大约山石草木的精神便能描出个大概了。我并不想成什么画家,只是觉得,看了一年的花开花落,云卷云舒,想找个法子“留”下来,文字固然能写其神,但终不如笔墨能直接摹其形色。譬如,墙角将枯未枯的芭蕉,那

一片焦黄中透出的筋脉,便想在纸上扫出那么一片风雨的痕迹来。画得好坏是其次,观察与涂抹的过程,想来便是有味的。这大约也算是一种“格物”吧,用笔尖去体贴万物的姿态。

第二件是关于吃的。我忽然想自己试试发豆芽。从前总在集市上买,今年,想从一粒绿豆做起。找一个阔口的陶盆,铺上洗净的细沙,将挑好的豆子均匀撒上,每日用清水淋过,再用深色的布蒙上避光。然后便是等待那点嫩黄的小芽,顶开豆壳,伸出白嫩的茎,一日日变得肥壮。等发好了,也不必复杂烹调,用滚水一焯,淋几滴麻油,撒一撮盐,便是极清鲜的小菜。自己劳动得来的这一点“青”意,拌在粥饭里,味道想必是不同的。

还有一件是想重新亲近我的书

架。不是泛泛地读,想挑几部一直总没勇气打开的大书慢慢“啃”。

比如《水经注》。从前只当它是地理书,翻过两页,觉得枯燥。后来听人说,这书的好处,在文字简净,有山川的魂魄。便想挑一个安静的下午,泡一壶浓茶,跟着郦道元的笔墨,神游那些古老的江河。他写三峡“春冬之时,则素湍绿潭,回清倒影”,写洞庭“湖水广圆五百余里,日月若出没于其中”……这些句子光是轻声念一念,便觉唇齿间有清冽的水汽与浩荡的风。读书读到这个份上,便不是求知,而是游历了。一年若能这般“游历”一两部书,精神便算有了好的滋养与栖居。

新的一年,不是一张需要费力填满的考卷,而是一本素白的册页,等着我用笔墨一天天地、从容地填下去。

就好这一口

叶炎

早上急着出门,我心血来潮,弄了个西式早餐。几种坚果、两勺牛奶加一个蒸熟的鸡蛋,开水一冲,分分钟搞定,营养也够全了。可吃下去,总觉得哪儿哪儿都不对劲,核桃太硬,牛奶太淡,腰果、杏仁似乎还淌着白浆,鸡蛋没沾上一丝丝油星,嘴里没滋没味的。

这才明白,我的胃是开不了这洋荤的。

走出家门,巷口早点摊的热气扑面而来。“老板,大饼油条!”摊主大哥麻利地扯下一块面团,往油锅里一放,金黄香脆的油条就慢慢膨起来了。

刚出炉的大饼裹上酥脆的油条,咬下去的第一口,整个人都舒坦了。面粉的甜,油条的香,淡淡的咸味,热乎乎地从嘴暖到胃。这才是我习惯了的味道,压根不去想什么蛋白质有多少、卡路里有多高。

以前上班,单位里有食堂,我每天刷牙洗脸开车上路,早餐都在自家食堂里解决。各种早点一应俱全,糝汤、白米粥都是一块钱管够。排队喝糝汤的,问都甬问,北方人;排队打白米粥的,绝对是南方人。无需甄别,泾渭分明。

那一刻,我忽然懂得了什么叫“一方水土养一方人”。那些坚果、牛奶再有营养,终究是别人盘子里的食物。我的肠胃,早就在这这么多年的晨曦里,认准了家门口这口热油锅的味道,舌尖上的乡愁。

吃完了,抹抹嘴,心里那点“不得劲”早就没了。咱不就好这一口嘛,实在、耐饿,打个嗝都是香喷喷的。

味悠悠,爱悠悠

张保泉

冬日午后,我和母亲在院中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家长里短。我忽然感觉耳朵有些痒,母亲便让我趴在她腿上,拔一根头发探入我的耳朵里。发丝在耳朵里捻来捻去,我感觉很舒服。

我闭上眼睛,时光仿佛回到从前。那时,我每天放学回家,都看到母亲在忙碌,做饭、洗衣服、打扫……从来没闲过。我的耳朵痒起来时,便会大声喊母亲。她总会停下手中的活,用头发丝在我耳朵里捻几下,立马不痒了。末了,母亲还用小拇指在耳洞边转圈轻轻搓一下,拉拉我的小耳朵。

不知不觉中我睡着了,回忆过去就像做了一个长长的梦。梦醒后,母亲已满头华发,我也已人到中年,是两个孩子的父亲,开始慢慢体会并懂得了母爱的深沉与伟大。

“妈,我想吃你做的泡菜了。”我轻声对母亲说。母亲眼里闪现出光芒,笑着对我说:“好,下午我就去地里,摘两颗大白菜给你做。”

这些年,我去过不少地方,也吃过很多美食,但唯有母亲做出来的饭菜味道,深深烙印在我的胃里。我知道,母亲做的泡菜,一定是我想要的味道,那熟悉的味道这些年来一直不曾改变。只是,随着时光的流逝,母亲往里边加入的爱只增不减。

前几年,我觉得自己有能力让母亲闲下来,让她学着城里的老太太,去打打牌、跳跳舞,培养一些爱好。我强硬地不让她种菜和喂鸡喂鸭,也不让她为我们忙这忙那。

可后来,我发现母亲并不快乐,她常常坐在大门口,眼神空洞地望着远

处。我慢慢明白,是我的鲁莽让她觉得自己没用了,帮不到我们了。我慢慢懂得了,母亲是闲不住的,只有忙碌的时候,她才是最快乐的,她希望自己永远是我们的保护伞,为我们遮风挡雨。

后来我开始为爱“找事儿”,母亲又渐渐快乐了起来。今天我把破洞的袜子让母亲帮忙缝一缝,明天让她替我做靠垫,后天我又说想吃她做的葱油饼了……母亲总是毫不犹豫地应下来,记在心上并付诸行动。每次得到我们的称赞,看到我们喜欢的模样,母亲的快乐就会溢于言表,像极了一个受到表扬的小学生,神采飞扬。

我知道,在母亲制作泡菜的过程中,那熟悉的味道会随着日子悠然飘过。那份爱意,也会随着泡菜的发酵愈酿愈有味道。